

读唐诗，留意起唐代的人是如何度夏了。

喝茶粥——“当昼暑气盛，鸟雀静不飞。念君高梧阴，复解山中衣。数片远云度，曾不蔽炎晖。淹留膳茶粥，共我饭蕨薇。敝庐既不远，日暮徐徐归。”（储光羲《吃茗粥作》）——夏令饮食自然与他时不同，茶粥可以清火、开胃、宁心、提神，确是上选。

水亭饮酒、纳凉赏景，兼送别朋友——“亭晚人将别，池凉酒未酣。关门劳夕梦，仙掌引归骖。荷叶藏鱼艇，藤花冒客簷。残云收夏暑，新雨带秋岚。失路情无适，离怀思不堪。赖兹庭户里，别有小江潭。”（岑参《六月十三日水亭送华阴王少府还县》）

清塘泛舟——“端居倦时煖，轻舟泛回塘。微风飘襟散，横吹绕林长。云澹水容夕，雨微荷气凉。一写惜勤意，宁用诉华觞？”（韦应物《南塘泛舟会元六昆季》）

自己北窗高卧，山童插茶待烹，自然是文人雅士的夏日

看唐人如何度夏

——“南州溽暑醉如酒，隐几熟眠开北牖。日午独觉无余声，山童隔竹敲茶臼。”（柳宗元《夏昼偶作》）

武将到底与文士不同，即使已经退隐消沉，在门庭冷落之下犹自残存华贵和豪迈的底色。

比如张翥的《夏日题老将林亭》：

百战功成翻爱静，侯门渐欲似仙家。墙头雨细垂纤草，水面风回聚落花。井放辘轳闲浸酒，笼开鹦鹉报煎茶，几人困在凌烟阁，曾不交锋向塞沙？

“墙头雨细垂纤草，水面风回聚落花”是颇受称道的佳句，前句说无人登门，主人也无心收拾，园林都荒了，后句说落花在水面上随风回旋。但容得了落花回旋的池塘，规模也不会小，何况还有浸在井中沁凉的酒和会通知仆人煎茶的鹦鹉，寥落中还是舒适自在，存些许富贵气象。

说到写富贵气象，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是享有定评的名句。出自白居易的《宴散》，全诗曰：

小宴追凉散，平桥步月回。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。残暑蝉催尽，新秋雁带来。将何迎睡兴，临卧举残杯。

白居易中年以后，采取“中隐”策略，过着知足安命、逍遥自得的生活，同时他十分爱好音乐，亲手谱制过不少乐曲，还能弹琴吹笙，指挥乐队。他蓄养有不少的家伎，“素口蛮腰”的典故就是出自他的家伎樊素和小蛮，素善歌，蛮善舞。赵翼在《瓠北诗话》中曾说：“其家乐直可与宰相、留守比赛精美。”可见白居易的家乐的阵仗。

白居易似乎是《红楼梦》里贾母一流人物，与其说他诗写得巧妙，不如说他享受得非常得有层次：先举行盛宴，灯火辉煌，笙歌齐作，家伎献舞，觥筹交错，主客尽欢后，主人吩咐仆

·潘向黎·

人们送客，灯火引导客人从楼台款款而下，各路车马慢慢散去：主人看月色正好、夜气方凉，再步月乘凉，回来还不愿睡去，再自斟自饮一番，然后心满意足，带着微醺安睡。

即使是这样的富贵中人，有时也会用最简单的法子来消暑，就是早睡——“人定月胧明，香消枕簟清。翠屏遮烛影，红袖下帘声。坐久吟方罢，眠初梦未成。谁家教鹦鹉，故故语相惊。”（白居易《人定》）

但有些人以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方式度夏，比如王维的《积雨辋川庄作》：

积雨空林烟火迟，蒸藜炊黍饷东菑。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。山中习静观朝槿，松下清斋折露葵。野老与人争席罢，海鸥何事更相疑。

连日雨后，树木掩映的村落里炊烟终于升起。正在烧的粗茶淡饭是要送给村东耕作的人的。广阔平坦的水田上时有

白鹭飞过；繁茂的树林中传来黄鹂婉转的啼声。我在山中修身养性，观赏朝槿晨开晚谢领悟人生；在松下和露折葵，不沾荤腥。我已经是一个从追名逐利的官场中退出来的人，而鸥鸟为什么还要猜疑、不肯亲近我呢？

隐居田园、习静、食斋，这样度夏，不但抛却了腥臊荣利、挣脱了名缰欲锁，而且脱离尘俗，与天地相融，更摒弃他人，与魂魄周旋。因此获得了真正宁静和无上清凉。

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，这两句诗的好，使任何赞美都显得笨拙而可笑。

王维笔下的夏天，有空林、白鹭、黄鹂，有炊烟、耕田和淳朴的农人，还有一个远离争竞、挣脱尘网、回归自我的诗人，这位诗人一身轻松、满心洁净，走进了那幅幽美恬淡、清静无尘的山水画。

这个画面，这个境界，和王维的诗风一样，“多少自在”！

（摘自《清香的日常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）

多情与无情

·黄永武·

在成千上万种树木里，只有垂杨是关心着人间离别的，灞上攀折，送人牵恨，每逢人间有离别，柳也有了折心之痛，所以古人把杨柳叫作“多情树”。然而柳的游丝飞絮，一回东惹，一回西逐，自家的南北都没定准。柳的枝条，青眉舞腰，满身是风流的曲线，只喜送别，不喜迎人，那袅袅依依，滥折人手，所以古人又把杨柳叫作“无情树”。

这“多情”的美名与“无情”的诋毁，居然会落到同一棵树上，而且是同样的一种特性上，真令人惊讶。但当我读到申居郅在《西岩赘语》中说：“疏薄之嫌，偏在多情之士。”脑海里轰然一声，恍然大悟。申氏劝人用情不可过分，过了就难以继；用情也不可太密，密交也难以长久。初交的人，处处留情，情是很难长久的。何况多情必外分心，而情又是很难分摊的，情既分了，又不能久，多情的人哪能不变成无情的人呢？所以自命多情的人，纵使反省自己，处处纯真，不是玩弄，但也不能保证每分情都有始有终，仍不免有寡情之嫌。

天赋多几分俊逸气质的才子，总是多情，以他的风流倜傥，如何不欺梅妒蕙，颠狂一时？但是情多了，必然有始无终，总是让人在春光里欢笑，在秋风里哭泣，黄庚不是有柳诗吗：“谁知此是多情树，最爱春光最怕秋！”

情多了，总是欢笑的

时间短，悲伤的时间长，赢来一场场感伤的结局，朱彝尊不是也有柳诗吗：“垂杨不是伤心树，那得长条更短条？”唉，多情的才子佳人，很难成为“一心人”，所以有人哀叹：“世间才子总无情！”憾事连连，怨怼终身，因此，世间许多顶可爱的人，常常成为顶可怜的人！

这么说来，难道做人不要“多情”吗？也不对，多情是人类高贵的品性之一，愈多情的人，才愈有灵性，不然神仙菩萨，自己逍遥去算了，为什么一直忙着有求必应，像柳枝一样不停被扭折来安慰离人呢？我认为神仙菩萨就是最多情的榜样，而名士才子，自然也是人间的情种，只是多情若流于滥情，才会有“多情者必好色，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”（张潮语）的感慨。

譬如袁枚是清代相当多情的人，当时许多道学先生公开指着他骂，但他多情而并不好色，后来阮儒有诗为他辩护道：“也知有福能容懒，不信多情定狎邪！”道出了袁枚多情而不狎邪的真面目。其实真多情的人不会好世俗的色，真好色的人也不会沦为世俗的淫。因为真多情的人，在内是“不忍”，对名花不忍折，当名酒不忍饮，遇名姝不忍近。真多情的人，展现到外表一定是“不滥”，巨眼卓识，格调极高，哪里会沦为世俗的色与淫呢？（摘自《好欢喜》，九州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）

4月的大好春光里，我的身体接连受伤。现在，每日除了服用定时定量的三种药物，还要随时服用大剂量的惘然和空虚。有两位朋友先后想来找我聚一下，都被回绝了。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病恹恹的样子。在寡淡的时光里我会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，随后整个人也长满了苔藓。

有没有一种魔法，能让人不生病且天天精神饱满？一位没见过面的北方朋友答：有。

朋友刚从非洲旅游回来，电话里语气神秘说要送我一瓶魔法水。说，每天只要打开瓶盖闻一下，就会神清气爽，百病不侵。我估计这跟古人带辟邪香包是一样的道理，有一定的理论依据，大部分是心理作用。隔了两天，果然收到北方朋友寄来的一个小瓶子。还没有大拇指大，一个赤裸又透明的小瓶子，没有任何标签和文字。拧开瓶盖一闻，里面清水状的液体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芳香。它就是一瓶香水。

北方朋友坚称这是一瓶魔法水。他去了西非国家多哥的首都，在那里有个阿科德塞瓦市场。这个市场我知道，据说是世上有名的巫术市场。朋友在市场里找到一位巫师，好不容易求了两瓶魔法水。朋友说，他留给自己那瓶魔法水已经放在了双肩背包里，准备每天随身携带。另一瓶魔法水现在就一直放在我的床头柜上。我对朋友的好意表达了感谢，只是没有太在意。这瓶所谓的魔法水跟遥控器、记事本等一堆物件放在一起，瓶实在太小，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。没几天我就把它给忘了。

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去楼下，绕着植物园和绿化带慢慢走几圈。植物园和几条绿化带长期无人修剪和料理，所有植物像吃了兴奋剂

魔法水

·朝潮·

一样长得很疯，努力拓展着生存空间。几株高大的石榴树一边开花一边开始结果，月季和栀子花开得很张扬。这片被临时放弃、冷落和否定的区域，短短一年时间就成了植物的天堂，生机勃勃，感觉被施了魔法。也许所谓的魔法只是一种自然的能力。

绿化带和植物园里有些老枝条过于茂密就会拖拉在地上，经过一冬一春的培养，着地的那部分又长出了根须。我将这些长了根须的枝条剪下来，连同几株从根部自行生发出来的新芽，陆续移植到客厅的花盆里。它们大多成活了。栀子花、橘子树最易成活，杜鹃和桂花相对难一些。下半年它们会随我一同被搬迁到新家，在宽敞的新院子里扎根落户。

植物园里也有几处空着的树坑，是被朋友挖走的。每处树坑的直径在两米以上。它们的根系太发达，朋友带工人来挖的时候大概没耐心，树根很受伤；又或者移栽后缺乏护理经验，反正后来回话时说几棵树全死了。殊为可惜。

人类祖先因植物而定居。现在住水泥楼房里的人也总想着在

家里养几株植物，这跟我的北方朋友信仰魔法一样，都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不同的基因。

一个喜欢植物的人，日子也会过得像植物那样简单、随性。

两个月后，我的身体状况恢复得差不多了；精神上的苔藓也慢慢消失，连思维系统似乎也有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更新。

有一天我开始整理打包房间里的杂物，继续为不久的搬家做准备。清理床头柜时才又想起那瓶所谓的魔法水。可是那个小瓶子却意外不见了。这下我也好奇起来，莫非我不信任它的存在，它自己施展魔法跑掉了？

此后的几天，原先被我忽略的那个小瓶子反而每天会想到。这也是得到和失去的一种辩证关系吧。在楼下散步，看到一株株枝繁叶茂的植物，就会不经意地想到“魔法”二字。

大概一周后，我在床头柜一侧的床脚背后找到了那个小瓶子。它紧密地嵌在床脚和墙面之间的空隙中，在我手电筒的照射下发出神秘的亮光。（摘自6月13日《文学报》）

《作家文摘》开播啦！

现在起，除了每周两次的纸上相约，《作家文摘》也欢迎读者朋友来直播间做客！这里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主题互动、大咖连线，我们还将不间断为您奉上“神价”好书和“报款”好物！

开播时间：
每周二、三、四，19:30
开播平台：
《作家文摘》微信视频号



《作家文摘》直播间主播小溧



关注或预约直播
扫描二维码